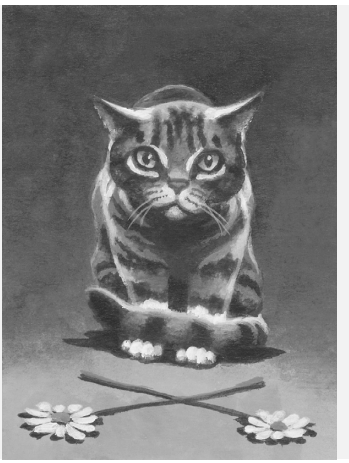

序章

夜沉重地降臨在樹林裡。沒有一絲風吹動小徑旁的蕨葉或長草，小徑上有隻身形龐大的虎斑貓在陰影中大步走過。他停下來豎起雙耳，瞇起琥珀色的雙眼。頭上的天空裡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，長滿蕈菇的樹幹在他腳下的裸地投下詭異的光暈。

這隻大公貓張開嘴吸了口氣，卻並不期待會嗅到獵物的氣息。他早知道蕨葉裡的響動其實什麼也不是，而眼角瞥到的幾抹閃爍著的黑暗也會在他踩踏而過時像霧一樣消失。這個地方沒有飢餓，但他卻很想念在一場成功狩獵後，爪子插進獵物體內，在溫熱的身體上咬下第一口的那種興奮感。

一股新的氣味飄過，他頸部和肩上的毛豎了起來：是貓的氣味，但卻不是他剛才見過的那兩隻。這是另一隻貓，一隻他很久以前曾經認識的貓。他跟著那股氣味往前走，樹木逐漸稀疏，最後他站在一塊空地邊緣，隱身在完全

看不到他的黯淡光線裡。另一隻貓跳著走過空地來見他，雙耳攤平，眼神恐懼而狂野。

「虎星！」他倒吸了口氣立刻止步，畏縮地把肚子貼上了地面。「你從哪裡來的？我以為只有我單獨在這裡。」

「暗紋，站起來。」這隻虎斑公貓的語氣充滿了厭惡。「少像隻嚇壞了的小貓那樣卑躬屈膝的。」

暗紋站了起來，迅速在身上舔了幾下。他那身毛皮曾經柔順光滑，現在卻稀疏雜亂，還混雜著樹皮。「我真搞不懂這個地方，」他說。「這是哪裡？星族在哪裡？」

「星族不在這裡走動的。」

暗紋睜大了眼睛。「為什麼？還有這裡為什麼總是一片漆黑？月亮到哪去了？」他打了一個顫。「我以為我們會在天上跟戰士祖先們一起打獵，從上面觀看我們的族貓呢。」

虎星發出一聲輕哼。「那才不是我們的作風。我也不需要星光替我指引道路。如果星族以為可以忘掉我們，那就大錯特錯了……」

他轉身背對暗紋，肩膀起伏著穿過蕨葉，完全沒停下來看看另一隻貓有沒有跟上。

「等一下，」暗紋邊喘氣邊手忙腳亂地跟上。「把你的意思說明白些。」

這隻大虎斑貓回望了一眼，琥珀色的眼睛反射著蒼白的光。「火星以為鞭子奪去了我的九條命。真是個傻瓜。我們之間的過節還沒完呢。」

「可是你現在又能對火星怎麼樣？」暗紋反問。「你離不開這座樹林。我知道的——因為我試過。無論我走多遠，樹林都沒有盡頭，而且到處都看不到光。」

虎星並沒有立刻回答。他在樹叢間走過，暗紋緊跟在後。每次蕨葉裡傳出窸窣聲，或路上落下一片陰影，這隻體型較小的貓就會嚇一跳。然後他會停下來，雙眼直視，張大了嘴嚐嚐空氣。

「我聞到斷星了！」他大聲宣布。「他也在這裡嗎？斷星，你在哪裡？」

虎星停下來回頭看。「省點力氣吧。斷星不會回答你的。你在這裡可以聞到很多貓的氣味，但卻很少能夠與他們面對面。我們或許都被困在同一個地方，但我們卻都是孤獨的。」

「那你怎麼能夠對付火星呢？」暗紋問。「他甚至不會在這樹林走動。」

「我不對付他。」虎星粗暴的話聲雖輕，卻充滿了威脅。「我的兒子們會。鷹霜和棘爪會讓火星知道，那場戰爭他根本沒有贏。」

暗紋看著這位前任族長然後又移開視線。「可是你要如何讓鷹霜和棘爪聽你的話呢？」

虎星尾巴猛揮了一下示意他閉嘴。他的爪子屈伸著，把地上刮出一條條痕跡。「我已經知道怎樣走進他們的夢裡，」他發出噓聲。「而且我有時間，有的是時間。等他們摧毀那隻低賤的寵物貓，我就會讓他們分別當上各族的族長，並告訴他們什麼才是真正的權力。」

暗紋縮回蕨叢下。「他們有位最好的老師。」他低下頭說。

「他們會學到最厲害的打鬥技巧，」彷彿另一隻貓完全沒說話似的，虎星又繼續說。「還會學習不要對任何反抗他們的貓慈悲寬容。然後，他們會平分整片湖畔領域。」

「但向來就有四族——」

「很快就會只剩下兩個。兩個由純種戰士所領導，而沒有被寵物貓和混血貓拖垮的部族。」

那隻來自馬場的沒用毛球和她幾隻愛嗚嗚叫的小貓咪們，已經被火星納入族裡了。這算什麼領導貓族的作風？」

暗紋彎下頭，攤平雙耳表示同意。

「鷹霜勇敢得很，」虎星讚許地低吼道。「他把一隻獾趕出河族領域，就證明了這一點。他又幫助他妹妹成為巫醫，也顯現出他的大智慧。他清楚知道姊姊的支持能讓他順利走上族長之路。他知道權力只會降臨在最想要的人身上。」

「對，他不愧是你兒子。」這話從暗紋口中說出就像捲曲的葉片中滴落的雨水，即使虎星聽出了話裡的尖銳涵意，他也沒多加理會。

「至於棘爪嘛……」虎星瞇起了眼。「他也很有勇氣，可是對那蠢火星的效忠卻擾亂了他的心。他一定要學會不讓**任何事**——包括他的族長、戰士守則，甚至星族本身——阻擋他的路。他成功走到太陽沉沒之地並帶領四族抵達新家時，已經贏得了每一隻貓的尊重，光是這份聲譽應該就能輕易讓他取得掌控權。」他直起身，肩膀上強壯的肌肉抖擻著。「我會教他怎麼做。」

「我可以幫你。」暗紋毛遂自薦。

虎星轉向他，一臉冷漠的輕蔑。「我不需要幫忙。難道你沒聽見我說在這片黑暗樹林裡的每隻貓都是孤獨的嗎？」

暗紋打了個顫。「可是這裡什麼都沒有，又靜悄悄的……虎星，讓我跟你一起走。」

「不行。」虎星的語氣裡有一絲遺憾，卻毫不遲疑。「你別想跟著我。這裡的貓沒有朋友

也不結盟。他們必須在陰影之路上單獨行走。」

暗紋坐起身，尾巴捲上了前腳。「你現在要去哪裡？」

「去見兒子。」他跳著走下小徑，尾巴豎得筆直，身上的毛在淡黃的光下閃閃發亮。暗紋被留在後頭，蜷伏在蕨葉影子裡。

就在虎星即將消失在樹林裡時，又回頭看了一眼，作出了最後的承諾。「我會讓火星知道，我的時代還沒結束。他或許還有七條命可用，但我會利用兒子們對付他，直到那七條命一條都不剩。這場戰爭他絕對贏不了。」

第一章

棘爪站在空地中央，凝視著殘破的雷族營地。一彎細如貓爪的弦月飄移在山谷的樹林上方。黯淡的月光照亮被踩躪了的窩、營地入口的荊棘圍籬已然殘破而被扔在一旁，雷族受傷的貓兒緩緩從陰影裡悄聲爬出，身上的毛豎起，眼睛因驚嚇而睜得老大。棘爪還可以聽到獾群吃力地離開時的踩地聲。他們走過入口外顫動著的樹叢，被及時趕來協助雷族的一星和風族戰士們趕走。

但讓棘爪全身刺痛、四腳無法動彈的卻不是這幅慘遭踩躪後的景象。他絲毫不想再見到正小心翼翼地穿過入口圍籬處凌亂荊棘的兩隻貓。他們毫髮未傷，毛色光滑，眼裡閃著警戒。

「暴毛！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這隻強壯的灰色公貓走上前與棘爪碰了碰鼻子。「見到你真好，」他說。「我……我想看看你找到地方住了沒。但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是獾。」棘爪簡短地回答。沒時間多做解釋了。他環顧四周，心想怎麼幫助那些傷痕累累又飽受驚嚇的族貓們。

在他身邊是那隻跟暴毛同來、棕色而苗條的虎斑母貓，她的尾巴掃過棘爪肩上一道長長的刮痕。「你受傷了。」她說。

棘爪抽動耳朵。「那不算什麼。溪兒，歡迎來到雷族。真抱歉你們走了這麼遠，看到的卻是這幅景象。」他頓了頓，輪流看著他們倆。「急水部落那裡一切都好嗎？真沒想到你們這麼快就跟來了。」

暴毛瞥了溪兒一眼，速度快得棘爪差點捕捉不到。「都很好，」他說。「我們只想確定你找到新的地方生活，就像星族答應過的那樣。」

棘爪掃視著被蹂躪的營地。負傷的貓兒跌跌撞撞地在他們殘破不堪的家園上走動。「是的，我們找到了。」他低聲說。

「你剛才說被**獾**攻擊？」溪兒突然問道，很困惑的樣子。

「他們是蓄意的，」棘爪解釋。「誰知道他們從哪來的，我從沒見過這麼多隻獾。如果不是風族及時出現，我們早就被殺死了。」他的腳顫抖著，必須把血跡斑斑的爪子插進土裡才能讓腳保持穩定。

暴毛的尾巴輕輕掃過棘爪的嘴。「你不必現在就告訴我們一切。我們能幫什麼忙？」

棘爪暗暗感謝星族，選擇在這一刻把他的老朋友送回貓族。他和暴毛在第一次前往太陽沉沒的地方的旅途中經歷了許多許多事，他也想不出還有哪幾隻貓能比這隻前河族戰士和他的新

伴侶更讓他想和他們待在一起。

從山谷邊緣傳來一聲微弱的哀嚎，棘爪應聲轉頭望去。「我們得去找所有受重傷的貓。有些即將加入星族了，」他警告著，看了溪兒一眼。「獾群是來屠殺的，不是來趕走我們。」

溪兒堅定地迎向他的目光。「不管他們做什麼，我都想幫忙。尖牙以前也讓我看過這種野蠻的景象，記得嗎？」

「我們會盡全力的，」暴毛保證。「只要告訴我們該做什麼事。你現在是雷族的副族長了嗎？」

棘爪研究著卡在他前掌裡的苔蘚。「不是，」他承認道。「火星決定暫時不任命新的副族長。他想給灰紋更多時間回來。」

「難為你了。」暴毛語氣中帶著同情使棘爪瑟縮了一下。他沒當上副族長這件事並不需要任何貓的同情。

溪兒突然愣住。「你不是說獾群都走了嗎？」她發出噓聲。

棘爪轉過身，看到有著黑白條紋尖臉的熟悉身影正穿過一叢枯蕨葉便鬆了口氣。

暴毛用尾巴輕碰溪兒的肩。「那是午夜，」他說。「她絕對不會是來傷害貓兒的。」他跳上前會見這隻年長的獾。

午夜睜著近視眼看著暴毛，然後微微點頭。「旅途中的貓，」她聲音低沉。「再次見到你真好。這位是山區部落來的吧？」她用口鼻朝溪兒指了指，又問。

「沒錯，」暴毛說。「這是溪兒，急水部落的狩獵者。」他用尾巴示意溪兒上前。好像

還不太相信這是隻友善的獾似的，溪兒勉強走了過去。棘爪很了解這種感受，他雖然對午夜就像跟其他貓兒一樣熟，可是看著她龐大的身軀卻總是難免會想起那張合的大嘴、可怕閃亮的雙眼，那雙能把貓身輕易撕裂的利爪……

沉重的腳步聲響起，他抬頭看見午夜站在他身邊，閃亮的眼中閃爍著悲痛和憤怒。「警告來得太遲，」她發出刺耳的聲音。「我做得還不夠。」

棘爪搖搖頭。「妳帶了風族來幫助我們。沒有妳，我們就全族覆滅了。」

午夜低下頭，鼻子上的那道白條紋在蒼白月光下閃爍著。「我替親戚們感到羞恥。」

「每隻貓都知道這場攻擊跟妳完全沒有關係，」棘爪告訴她。「我們族裡永遠都歡迎妳。」

午夜仍然一臉苦惱。在她身後，棘爪瞥見族長就在空地中央附近，跟一星和風族戰士在一起。他走了過去，用尾巴示意暴毛和溪兒跟上。火星需要知道來了願意幫助雷族的訪客。在一個狐狸身長外的荊棘叢下，葉池正在檢查灰毛虛軟的身體；有一個心跳的時間，棘爪還以為這隻灰毛戰士已經死了，直到他看見灰毛的尾巴抽動了一下。**星族今晚不該把我們所有的戰士都帶走**，他堅定地想。

火星的胸腔仍因剛才奮力打鬥而起伏著。一身火紅的皮毛上傷痕累累，身側一道長刮痕還滲出血液。棘爪感到一陣擔憂。他的族長是否又損失了一條命？無論有沒有，他的確傷得很重。**只要還有一口氣在，我就要輔佐他，棘爪暗暗發誓。只要團結，我們就能度過危難，使雷族比以前更壯大。**

雖然身受重傷，火星的雙眼依舊明亮，他直立坐起面對著風族族長一星。「我代表全雷族感謝你。」他說。

「我想獾群不會再來了，」一星回答。「但如果你願意，我會留幾隻戰士在這裡幫忙巡守。」

「不，謝謝，我想我們不需要。」火星眼裡的溫暖顯露出這兩隻貓之間的長久友誼，棘爪暗暗感謝星族，自從一星當上風族族長以來的緊張關係似乎總算結束了。「你們的戰士在走之前是否需要我們巫醫的協助？」雷族族長又說。「如果他們受了重傷，歡迎他們多留幾天。」

棘爪瞥了葉池一眼，她仍蜷伏在灰毛身旁。聽見火星提到巫醫時，她抬起頭，視線越過空地看著風族戰士們。她的視線尋找著戰士中特定的一位，棘爪感到一陣同情的刺痛。兩天前，鴉羽和葉池離棄了各自的部族只求彼此能在一起，但獾群攻擊的消息卻把他們又帶回來。棘爪不知道葉池是否會永遠留下；有許多貓都在獾群攻擊下受傷，雷族比以前更需要她了。

鴉羽的目光注視著自己的腳掌，好像有意要避開葉池迫切的凝視。他身側那道寬刮痕上的毛已脫落，但傷口已停止流血，他把重量放在四隻腳掌上站著。網足一隻耳朵裂了，風族副族長灰足的肩膀也在流血，但這些傷口看來都沒有嚴重到無法讓風族戰士回去。

「感謝星族，我想我們都還走得動，」一星回答雷族族長。「如果你確定不需要我們的幫助，我們就要回去了。」

鴉羽抬起頭來，絕望地看了葉池一眼。她立刻站起，離開灰毛走到這位風族戰士面前。他們在距離其他貓兒稍遠處站著，頭緊靠著頭。站在陰影下的棘爪沒辦法裝作沒聽見他們的對

話，但他也不想因為移動而驚擾他們。

「鴉羽，再見，」葉池低聲說，聲音裡哽著痛苦。「我們……我們最好不要再見了。」

鴉羽的雙眼閃了一下，有一陣子棘爪還以為他要出言反對。但他卻搖了搖頭。「妳說的對，」他說。「我們永遠不會成功的。我對妳的意義永遠不夠多。」

葉池把爪子插進地裡。「你對我的意義，遠比你所知道的還多。」

鴉羽黑色的尾巴梢不安地抽動著。「妳是巫醫。現在我了解那是什麼意思了。願星族保佑妳，葉池。我永遠不會忘記妳。」

他和葉池碰了碰鼻子，接觸時間比一個心跳還短。然後鴉羽轉身走回他族貓那邊。葉池看著他走遠，眼裡瀰漫著迷失的雲霧。

網足不屑地看了鴉羽一眼，鬍毛還故意背對著他，但一星什麼也沒說，只一揮尾巴召集所有戰士，然後帶著他們走出營地。

「再次謝謝你！」火星喊著。「願星族指引你們的路途。」

葉池動也不動地站著，直到鴉羽灰黑色的身影消失在樹林的陰影間，然後她走過空地朝煤皮的窩前進。在半路上她揮動尾巴招來了亮心，亮心以前曾幫煤皮做過不少巫醫職務。

「妳確定？」亮心遲疑地問。

「我當然確定。」葉池的聲音因疲憊和悲痛而沙啞。「族裡每隻貓都受傷了，我會很高興有妳來幫忙。」

亮心的雙眼閃爍著，她跟著葉池往巫醫窩裡走去時似乎連自己的疲勞都抖落了不少。

「那是暴毛和溪兒嗎？」

一個沙啞的聲音在棘爪耳邊響起，他嚇了一跳。在他身邊的是松鼠飛，她薑黃色的毛因染著血跡而顯得黯淡，一隻耳朵的尖端也裂開了。

「難道妳看不出來嗎？」棘爪回答後才發覺自己的語氣多麼魯莽。「對不起——」他開口。

松鼠飛上前一步讓她的身體擦過他，用尾巴尖端輕觸他的嘴要他別再說。「笨毛球。」她輕柔地說。

棘爪一陣緊張，心裡懷疑她綠色眼眸裡的深情是否只是自己的想像。棘爪的眼光越過松鼠飛，看到灰毛正瞇起眼瞪視著他。

松鼠飛完全沒注意到灰毛。她一跛一跛地繞過棘爪，跟暴毛和溪兒碰了碰鼻子。「感謝星族你們來了，」她的話回應著棘爪的祈禱。「現在我們需要所有的朋友。」

光是想到有多少事情得做，棘爪的肩膀就在疲勞中垮了下去。待治療的傷、待重建的窩、要蒐集的獵物……「我們會跟火星談談，然後就開始行動。」

他們朝族長走去時，刺爪蹣跚地走向他們，眼睛上方一道很深的傷口正在滴血。「暴毛？」他小聲地說，一邊困惑地搖頭。「不，不可能呀。」這隻金棕色的戰士癱在地上喘氣。

松鼠飛的尾巴短暫放在他肩上，要他靜靜躺著等待傷口受到治療，而棘爪帶領暴毛和溪兒來到火星面前。

這位族長驚喜地睜大眼睛。「暴毛……和溪兒！你們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晚點再說吧，」暴毛說。「至於現在，火星，請派工作給我們。」

火星掃視著空地，好像也不確定該從哪裡開始。「我們一定要把戰士窩整理好，好讓傷得最重的貓有地方睡覺……但我們也得重建入口的圍籬。」

整個營地都被踩躪了，雷族沒有幾隻貓還有力氣開始重建工作。灰毛平躺在地上，從身側到前腳都流著血。葉池再度現身，正把蜘蛛網輕拍上他的傷口。雲尾一跛一跛地朝她走去，一隻前腳抬離地面，鮮血從撕開的爪子流出。「嗨，暴毛。」他經過時這麼說，在這驚險的一夜裡，看到久未謀面的朋友已經不是什麼大事。「葉池，能不能也給我一點蜘蛛網？」

沙暴緊跟在他身後，相較之下沒受傷多少，但她的頭因疲勞而低垂著，尾巴也拖在泥地上。她看到葉池時陡然停步，然後一個轉身面對火星，綠色的眼眸中閃著疑問。

「葉池在這裡？」她說。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火星搖了搖頭要她閉嘴。「我們等會再跟她談，」他答應著。「可是現在她回家了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「火星！」空地另一頭傳來一聲嚎叫。「火星，那些專吃烏鴉食物的傢伙們走了嗎？」

棘爪轉頭看到鼠毛、金花和長尾三位長老，他們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踩著落石走下來，來到山谷半空的岩塊上，也就是火星的窩。在下方仍在混戰時他們在這裡躲避。發出嚎叫的是鼠毛，她一邊肩上已掉了幾塊毛，長尾的尾巴也在淌血，而金花身體一側也有道深深的刮痕。她用尾巴環繞長尾的肩，帶領著他，而長尾雖比其他長老還年輕，卻已喪失視力而不能履行任何戰士職務。

「你們沒事吧？」棘爪邊問邊走上前。

「沒事，」鼠毛粗暴地說。「有隻獾想爬上擎天架，但我們把他踢了下去。」

「要是他們又回來怎麼辦？」金花的語氣頗為煩惱。

「最好不要回來。」長尾伸出爪子，棘爪看到他爪子裡有一束深色的獾毛。「不需要看我也能跟獾打鬥。就憑他們那股噁心的臭味就找得到他們。」

「最好讓葉池看看那些刮痕。」火星說。

「葉池？」鼠毛的語氣尖銳，轉身凝視著這隻巫醫。「她回來了是吧？是永久呢……還是一等那位風族戰士開始到處嗅聞就又要走？」

棘爪用力咬著唇不讓自己出言反駁。他知道鼠毛說話這麼刻薄只因為她太過震驚且受傷。

「這又是誰？」鼠毛走向暴毛，瞇著眼打量他。「是暴毛嗎？他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只是來拜訪。」在這隻棕色精瘦的長老懷疑的語調下，暴毛的聲音很不自然。

鼠毛不滿地哼了一聲，好像完全不信暴毛是友非敵。「在你離開我們之前，是河族的戰士。為什麼你不去那裡，而是來這裡？」

「鼠毛，別這麼不知感激！」松鼠飛憤慨地說。「我們需要所有願意幫忙的貓。何況，難道妳忘了，暴毛也算半隻雷族貓嗎？」暴毛的父親是灰紋，也就是在大遷移之前被兩腳獸抓走的雷族副族長。

鼠毛憤怒地對松鼠飛豎起全身的毛，但來不及做出回應就被蕨雲發出的一聲喊叫打斷，蕨雲正從山谷入口處散落滿地的碎荊棘中奔來。「塵皮，你在哪裡？」

棘爪朝她跳了過去，她就停在入口內側，眼光掃視著黑暗的營地，一邊呼喊著她伴侶的名字。

「棘爪，你看到塵皮了嗎？」她質問。

「不，沒有，」他承認。「來，我幫妳去找。」

「我真該跟他一起留下的！」蕨雲嚎哭著。「我根本就不該離開營地！」

「但黛西需要妳，」棘爪提醒她。「沒有戰士的照顧，她不可能應付得來，而且你們躲藏在營地外頭也比較安全。別忘了，黛西來到這裡才沒多久，她還沒辦法好好捍衛她自己和孩子們。」

蕨雲搖著頭，心思根本不在這上面。「塵皮不可能會死，」她說。「他不會就這樣拋下我們的，對吧？」

「我們會找到他的。」棘爪答應她。暗地裡他卻希望今晚星族並沒有選這位戰士加入祂們的行列。他從散落一地的坍塌入口圍籬間來回尋找，並慢慢走回營地中央。當他聞到塵皮的氣息時，緊張得一口氣卡在喉嚨裡，差點被躺在石牆陰影裡的一團虎斑毛絆倒。塵皮的眼睛緊閉，但當棘爪凝視著他時，他抽動雙耳，打了一個噴嚏。

「蕨雲—到這裡來！」棘爪喊道。

「塵皮！塵皮！」

聽見伴侶的聲音，塵皮睜開眼睛掙扎著要站起來。蕨雲撲到他身邊，用身體摩擦著他，一面不斷舔著。塵皮發出一陣不穩的呼嚕聲。

棘爪心想，如果麈皮能夠站起來，就可以撐到煤皮或葉池來看他。於是他回頭往空地走，焦急地想快點開始重建殘破的營地，卻看到樺掌跟著蕨雲走進山谷。這位年輕見習生腰臀部上的毛全都沒了，一隻眼睛也緊閉著。他緊張地用那隻完好的眼睛左右看著，彷彿還會再見到入侵的獾充斥整個營地。

在他身後的是黛西，她正踩著荊棘走來，她的三個孩子連滾帶爬地跟在身後。他們個個睜大眼睛看著毀壞的窩和疲累受傷的貓兒們。看到站在陰影下的午夜，乳白色的公貓小莓縮起嘴唇想要吼叫。他往前踏了一步，四腳僵直，全身的毛都豎了起來。

黛西警告地吱吱叫了一聲，衝到他身旁。「小莓！你在幹什麼？在獾傷害你之前快走開。」

「小東西，不用害怕。」午夜溫柔地說。

黛西只瞪視著她，用尾巴捲住小莓，使他靠近其他貓兒。棘爪這才發覺她完全不曉得午夜是誰。

「沒關係的！」他喊。

葉池比他先趕到這隻馬場來的貓身前。「別擔心，黛西，」她說。「午夜是朋友。鴉羽和我在山區裡遇到她，她告訴我們她親戚們要展開攻擊，並且帶了風族戰士來幫助我們。」

「但她是獾呀！」黛西喊著。

棘爪走過去開始幫葉池解釋。「我們第一次遇見午夜是在前往太陽沉沒的地方的旅途中，當時她要我們非得離開舊家園不可。沒有她的警訊，樹林裡的每隻貓現在早就死了。她不會傷

害我們的。」

「沒什麼好怕的，」小莓安慰他母親。「我會照顧妳。」

「我也知道你會。」雲尾一跛一跛地上前，溫柔地用尾巴梢拂過小莓的耳朵。「成年的貓都需要鼓起勇氣才敢面對獾。你將來一定會成為偉大的戰士。」

小莓的尾巴在驕傲中豎得筆直。「我們比賽看誰先跑到育兒室！」他對弟妹們喊。

「不──等一下！」雲尾在三隻小貓咪身後喊道。「你們還不能進去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黛西困惑地問。「我的孩子們需要休息啊。」

「煤皮的屍體還在裡面，」葉池小聲地說。「在她替栗尾接生時，有隻獾闖進去了。」她的聲音開始顫抖，她困難地吞咽著。「我想盡辦法要救她，但她已經加入星族了。」

棘爪不可置信地凝視著她。

煤皮死了？